

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研究丛书

文明与 后现代亚太都市

鲍宗豪

主编

[新西兰] 燕·雪莉

学林出版社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规划项目
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研究丛书

文明与后现代亚太都市

鲍宗豪 主编
[新西兰] 燕·雪莉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与后现代亚太都市/鲍宗豪,(新西兰)雪莉主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3

(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研究丛书)

ISBN 978-7-80730-953-6

I. ①文… II. ①鲍…②雪… III. ①城市建设—
亚太地区 IV. ①F29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5839 号

文明与后现代亚太都市



主 编——鲍宗豪 (新西兰)燕·雪莉

责任编辑——李西曦

封面设计——周剑锋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960 1/16

印 张——22.75

字 数——32 万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0-953-6/C·29

定 价——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 序

全球视野下的都市精神文化

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赓续绵延的记忆载体,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文化作为一个城市的气质、风骨和灵魂,本质上反映的是城市精神文化的特质。对都市文化的研究^①,广义上可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不同的维度展开,但更需要研究都市的精神文化。本丛书五本书:《国际大都市文化导论》、《世界城市精神文化论》、《文明与后现代亚太都市》、《国际大都市公益文化比较研究》、《国际大都市建筑文化比较研究》,大都侧重于都市精神文化的研究,这也是由都市的本质特征、核心价值所决定的。本丛书对国际都市文化的比较研究,置于全球视野之下,试图在全球化与全球新的城市世纪到来之际,比较研究不同全球城市精神文化的特点,进而揭示全球城市精神文化的共同本质及其深层价值意蕴。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编撰的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研究丛书,以下面的相关阐释作为本丛书的总序。

一、全球化与新的城市世纪

对都市精神文化、尤其是对当代全球城市精神文化的关注,是与 21

① “城市”与“都市”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西方学者对“城市”的定义偏重于人口数量及其聚居地,或以行政区划、工业、商业为标准来定义“城市”;“都市”既要以上述内容为基础,更突出风俗、人情、气质、风骨等都市文化的要素。本文一般在相对一致的意义上使用“城市”与“都市”的概念。

世纪以全球化为支撑的城市化以及新的城市世纪的到来相关。为此,都市精神文化研究必须对“全球化”、“全球城市化”以及新的城市世纪有一个基本的阐释,形成研究都市精神文化的全球背景。

(一) 全球化的多维过程

从词源学的角度讲,“全球化”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崭新的词,没有一个传统上内涵和外延非常明确的指定含义。渥特斯(Waters)认为,大约在1960年,“全球化”这个词才进入英语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据考证,1991年出版的《牛津新词词典》实际上把“全球的”(global)一词作为新词收录进来,但只强调它在“环境保护专门术语”中的使用情况。实际上全球化是一个多维的过程,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的变革。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教育全球化、军事全球化等等。

西方学者主要从七个方面界说全球化。一是从信息通讯角度,全球化被认为是地球上的人类可以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克服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而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其1960年出版的《传播探索》(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一书中提出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是这种认识的始作俑者。二是从经济角度,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三是从危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角度,全球化被视为人类在环境恶化、核威胁等共同问题下,达成了共同的认识。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四是从体制(system)角度,全球化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最有代表性的尝试。五是从制度(institution)角度,把全球化看作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英国学者吉登斯(Giddens)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modernity)从社会向世界的扩展。它是全球范围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骨子里都在进行着全球化”。六是从文化和文明角度,把全球化看作人类各种文化、文明发展要达到的目标,是未来的文明存在的状态。这一派学者更强调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矛盾冲突的过程,它没有一个单一的逻辑,而且也不会出现其他学者所说

的某种统一、一致的局面。七是从社会过程角度来界定全球化,例如,渥特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社会过程。

以上关于全球化的概念界定充分说明,全球化具有多维度特征。因此在界定全球化时应该避免只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或只用现有的分析单位(如国家、个人、跨国或国际团体等)界说全球化的偏颇,也不能把全球化过程归结为一种“逻辑”,而是应该强调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强调全球化是一种过程,强调多元化与一元化、多中心与一中心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叉和融合,这样才能展现全球化过程的立体性和复合性。这样,我们可进一步对全球化的涵义作出如下阐释:全球化可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二层:狭义的“全球化”是指从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进程;而广义的“全球化”是指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全球化不仅是经济领域,它渗透到思想、文化、科技、政治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人类生活和地球面貌。因此,对都市文化、都市精神文化的研究,只有置于全球视野之下,才能揭示都市多元文化、都市多元精神文化发展的深层价值。

(二) 城市化与巨型城市、全球城市的兴起

对全球化的过程性、辩证性、立体性认识,使我们可更清晰地看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不仅有效支撑了全球城市化,而且催生了众多巨型城市乃至全球城市。全面性、立体性的全球化通过全球人口、货物、资金、服务和思想流动,将国家、城市和民众在一个多元化过程中紧密联系起来了。

——全球的城市化。当 20 世纪开始时,1.5 亿人口居住在城市,占世界总人口不到 10%。20 世纪结束时,全球城市人口达 29.26 亿,增长了 20 倍,差不多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1995 年,非洲和亚洲的城市化水平差不多,约有 35% 的人口可被界定为城市人口。然而,这两个大洲亦是全球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特别是亚洲,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60.4% 和城市人口的 46.3%。事实上,以“百万人口级”巨型城市而言,亚洲占了 47.5%,拥有 143 个“百万人口级”城市;在全世界 28 个超巨城市(人口在

800 万以上)中,亚洲有 13 个。目前非洲和亚洲的城市化水平只有其他区域的一半,都仅达到英国和北美洲一个多世纪前的城市化水平。然而,非洲和亚洲正在进入急速城市化的阶段,并开始形成新的城市形态。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都位于亚洲。1995 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为 3.6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30%;印度的相应数字为 2.5 亿和 27%。2008 年,中国的城市化已达到了 44%左右。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化规模和速度,都将对亚洲未来的城市化产生重要的影响。

——巨型城市的兴起。在全球迅速城市化之际,大城市亦以惊人的速度冒起。1950 至 1990 年期间,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城市增加了 3 倍。1950 年时,全球“百万人口级”城市仅有 78 座;至 1990 年,达到这个规模的城市已超过 276 座;到 2010 年时,估计将增加到 511 座。1990 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中有 33%居住在“百万人口级”城市,有 10%居住在 800 万人或以上的超巨城市群(United Nations, 1991)。毋庸置疑,这些大城市支配着世界各地许多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联合国新近的一项研究把超巨城市界定为 2000 年之前人口逾 800 万的城市。根据 800 万人口的分类标准,全球在 1995 年有 23 座超巨城市,其中 13 座位于亚洲。2000 年,全球最大的 15 座城市中,有 9 座位于亚洲(4 座位于东亚)。至 2015 年,发展中国家在超巨城市所占的比重将更加瞩目,全球最大的 26 座城市中,亚洲将占有 16 座。

超巨城市是 20 世纪后期的产物,其重要性根植于庞大的人口,以及经济、政治和技术力量的集中。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超巨城市并没有足够的经验、资源或知识,以建立有效的现代管理。因此,土地使用矛盾、基本市政服务不足(如供水、供电、固体废物收集、房屋等)、城市贫困,以及治安恶劣等问题,均成为超巨城市管理上的突出难题。

随着全球化在过去 20 多年的加速发展,全球的越来越多的超巨城市如圣保罗、汉城(现在的“首尔”)、北京、上海等正在走向全球城市。全球城市自成类别的原因很简单,它们拥有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职能,以及对非经济领域的全球性影响。这也说明,全球城市的地位与角色,不仅是其在全球经济、商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在于它对全球文化、教育、卫生等非经济领域发展的重大影响。在这个意

义上说,对全球城市我们更需关注和研究“非经济性”的全球影响。

(三) 新的城市世纪面临的突出问题

全球的城市化、巨型城市、超巨城市和全球城市的兴起,以及 2007 年 5 月 23 日,世界城市人口已首次超过农村,标志着一个新的城市世纪的到来,预示着 21 世纪将是一个城市的世纪。

当我们审视新的城市世纪的时候,不仅要看到世界越来越城市化,全球城市日益成为世界的焦点,也要看到新的城市世纪面临的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城市人口日益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在 20 世纪下半叶,人口爆炸和急速城市化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两个相关过程。2000 年,发达国家人口中的 76.1% 居住在城市,发展中国家只有 40.5%。然而,前者仅占全球 28.9 亿城市人口中的 31%,发展中国家占余下的 69%。在 2010、2020 和 2030 年,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将持续下降至 26%、22% 和 19%,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将逐步增加至 73%、77% 和 80%。其中亚洲成为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大洲。2000 年,亚洲城市人口占全球的 47.9%。在 1950 和 1995 年间,亚洲的整体城市化水平增加逾 1 倍,从 15% 升至 33%,而且次区域的发展相当一致,只有亚洲西部较为先进。亚洲城市化未来 30 年的发展推算显示,实现大规模城市转型的可能性极高,这当中已经将亚洲不同次区域比较温和的城市增长速度考虑在内。

二是城市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又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土地资源约束。中国土地面积的 2/3 以上是无法利用的山地和沙漠,可用于人类居住和发展的有效土地十分贫乏。2003 年,上海市耕地面积 25.73 万公顷,2007 年缩小到 20.60 万公顷,目前建设用地占全市陆域面积的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一,远高于许多全球城市 15%—20% 的水平。

——水资源约束。水资源,60%—65% 分布在俄、印尼、哥伦比亚、奥地利等 10 国。占世界人口 40% 的 80 多个国家水资源缺乏。^① 目前在中

^① 陈水申:《对生态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科学与现代化》,2007 年第 4 期。

国 661 个城市中,缺水城市达 400 个左右,日缺水 1 600 万吨,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2 300 亿元。

——能源约束。整个 20 世纪,人类消耗 1 420 亿吨石油、2 650 亿吨煤。专家预测,2020 年中国能源总需求均值约 29 亿吨标准煤,是 2000 年的 2.2 倍。石油对外进口的依赖程度,将由现在的 33% 上升到 60% 以上。^①

三是城市发展面临精神文化缺失的拷问。新的城市世纪的快速城市化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造成了城市视觉污染、风格缺失、精神缺失。

——城市视觉污染。为突出与众不同的个性,不少城市的设计师过分关注单个建筑,往往将自己的作品打扮得五颜六色,却不考虑和周边景观色彩的协调性,很多城市逐渐被涂抹成了难看的“大花脸”。

——城市风格缺失。城市风格,不仅要在现代高技术社会条件下提供人们身体的栖息场所,更要为灵魂的栖居建设一个人性化的空间。但在中国某些现代城市街区中,已经很难找到传统城市空间那充满人性的、动人的有机结合体。

——城市文化自觉精神缺失。在国内 182 个以全球城市为目标的城市中,对全球城市文化建设普遍缺乏“文化自觉”的意识,缺乏对“文化自觉”境界的追求,其主要表现是:①重城市经济,轻城市人文精神。②重城市文化“活动”,轻城市文化“内涵”。③重城市“形态”,轻城市文化“神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一些城市的城市化与再城市化,城市的高楼、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在崛起,新的城市景观在形成,一些具有欧陆风情的“意大利花园”、“罗马广场”、“西班牙建筑”开始进入市民生活。当我们在感慨城市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你是否想过,崇尚欧陆风情建设是否表明对我们自己文化缺乏自信心,缺乏“文化自觉”意识?为什么世界上还找不到哪个国家盖的楼房、小区叫“颐和园”、“紫禁城”? 城市文化建设是否更应重视文化精神?

① 徐仁武:《中国能源形势与节能技术发展动态》,国家电网公司动力经济研究中心,2008 年 7 月 25 日。

二、全球城市精神文化的重要表征

面对新的城市世纪的到来及其问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加快城市化的同时,增强城市竞争力;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提出建设全球城市的目标,上海最近还提出了加强全球城市构建的目标。我曾在“全球城市核心价值论”(《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一文中,阐释了有关全球城市的核心价值在于都市的素质、风骨和灵魂的观点,即核心价值在于全球城市的精神文化。若将“国际大都市”与“全球城市”视为相对一致的概念,那么全球城市的建设,不仅要发展经济、金融、贸易,更要培育全球城市的精神文化,这是由全球城市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全球城市”的重要表征。

(一) 全球城市的界说

1915年,苏格兰城市规划师格迪斯(Patrick Geddes)提出了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1966年,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Peter Hall)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世界城市专指对全世界城市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英国社会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在1986年率先描绘了“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主要特征,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设”的七个命题:

1. 城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整合程度影响着城市的外在形象及其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特质。
2. 全球资本将全球范围内的几个主要城市作为“基地”,而这些城市本身又被安置在一个“综合空间等级体系”(complex spatial hierarchy)之中。
3. 各种各样的世界性城市发挥着不同的“控制功能”。
4. 世界城市是资本集中和积聚的场所。
5. 世界城市是国内及国际移民的目的地。

6. 空间的以及阶级的两极分化同样出现在世界城市中。

7. 在世界城市中产生的社会价值在总量上超过了其国内的财政(税收)的总量^①。

根据上述特征,他把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伦敦、巴黎、东京作为第一等级的核心城市,新加坡、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作为第一等级外围的主要城市;波士顿、迈阿密、悉尼、约翰内斯堡、米兰、维也纳等作为第二等级的核心城市,墨西哥、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国台北、汉城、香港等作为第二等级的外围城市^②。

以后,萨森(sassen 1991. 1995)、诺克斯和泰勒(Knox and Taylor 1995)等学者对“世界城市”、“全球城市”(global city)作了广泛的探讨,并将全球城市的概念引向新的方向。如萨森(Sassen, 1991)指出了世界城市的四大关键功能,即作为组织全球经济的指挥中心;作为金融和专业化服务的主要经营地点;作为主导工业生产和工业创新的地点,以及作为产品 and 创新技术的市场。事实上,先进的生产服务业或可成为世界城市形成的指标。

他们对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的概括很多,主要的标志是:

1. 主要的跨国公司的总部大多以全球城市为基础。

2. 在每一个区域圈(美国的、亚洲的、欧洲的)内,某个中心城市与那些小城市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对明确的关系。美国圈是由洛杉矶、纽约和芝加哥构成的核心城市。亚洲的核心是一个处于东京和新加坡之间的轴线。

3. 全球城市因劳动力的全球分工而被确定在一个特定的地点。譬如,伦敦、巴黎、东京、汉城、日内瓦、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以及墨西哥城等都是世界城市,同时又是首都。然而,在澳大利亚,世界城市是悉尼,而不是堪培拉;在南非,它是约翰内斯堡,而不是比勒陀利亚;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是世界城市,而渥太华却不是;在意大利,米兰有资格胜

① 参见[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著,文军等译:《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8—409页。

② 同上书,第411页。

任世界城市,而罗马就不具备这个资格,等等。

4. 全球城市是全球流通中心。某些城市,譬如香港、悉尼、新加坡、纽约等城市,就是从它们作为自然港口的商贸功能中演变出来的。但是航空运输已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窘境,已有这样的城市,它们将自身发展成为主要航空线路中的快速通道。

5. 全球城市是信息、新闻机构、娱乐和文化产品的中心,有电视台和录音棚,还有为数众多的书籍、杂志和报纸和重要出版社。

(二) “全球性”城市与“全球城市”的表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超巨城市在融入全球经济、金融、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日渐成为“全球性”城市,但“全球性”城市还不是“全球城市”。“全球城市”一般应具有以下五大特征:

1. 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集中的所在地。跨国公司不受其母公司的影响,但对一个被作为跨国公司总部的东道主城市来说,将获得就业、以及跨国公司会议和商业方面的洽谈而吸引来的众多客户等实惠。

2. 成为世界主要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国际化是全球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本质表现为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从地区分工走向国际分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对全球经济有较多的参与度和较强的竞争力。所以,全球城市必然要成为世界主要金融中心、贸易中心。

3. 成为一个区域(亚洲乃至亚太地区的)圈内的交通信息枢纽。全球城市不仅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拥有国际港口、国际航空港,成为世界航运中心,而且要与区域圈内的主要城市有明确的对应与互补关系。

4. 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全球城市不仅要拥有国际水准的科技、文化、教育设施和研究机构以及相应的人才优势,而且要具有极强的文化吸纳能力,能把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企业、文化机构、文化艺术品牌吸引和介绍进来,具有极强的辐射能力,能把属于原创力的自有文化辐射出去。

5. 集中体现城市所独有的人文文化、人文精神。美国城市社会学家

R·E·帕克曾说过:城市决不仅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单单是各种社会设施,诸如街道、建筑物、电灯、电车、电话等的聚合体;城市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如法庭、医院、学校、警察和各种民政机构人员等的简单聚集。“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① 城市作为“人类属性的产物”,其最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

由上述全球城市的五大特征可见,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些经济、金融、贸易以及交通信息发达的城市,均有机会成为“全球性”城市,但是资本的涌入,经济、金融、贸易的发展,GDP的增加,可以造就城市的繁荣与发展,但难以形成城市的人文特色、人文精神,更难以成为具有“全球性”意义和价值的“全球城市”。因此,一座全球城市在着力于GDP增长的同时,必须努力营造都市精神文化的真正优势——“人才”的集聚,思想汇聚、文化交融、制度创新、形象再塑等人文文化、科学文化与城市精神的建设。因为都市的精神文化是都市人的精神象征、本质表征、核心价值,也可以说是人类形上精神、终极价值追求在都市的表征、都市的核心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城(都)市”的本质表征应是具有全球意义和影响的“全球性”都市精神文化。否则,都市的金融贸易、交通信息再发达,该都市能成为“全球性”影响的都市,但它还不是全球都市(全球城市),因为它缺乏成为全球都市的本质表征。

三、全球城市精神文化的基本内涵

全球城市一流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发达的文化产业、优秀的文化艺术人才、良好的文化环境,使其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全球性”意义和价值的全球城市。这是全球城市精神文化的共同本质;同时,“全球城

^① [美]R·E·帕克等著、宋俊岭等译:《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市”的精神文化又具有不同的特质,正因其不同的特质才使其对全球的文化精神发展具有独特的魅力、持续的影响力、永恒的价值。

(一) 全球城市精神文化的不同特质

这里我们借鉴本书中郭圣莉、何建中、陶希东有关纽约、伦敦、巴黎作为全球城市的城市精神文化的论述,概述其不同特质。

1. 纽约的多元文化精神

马克思·韦伯曾分析“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意义,新教伦理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宗教伦理精神,又可以说是纽约城市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纽约城市精神文化的特点可从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去分析,但其主要特质是:多种族的移民城市——在多种语言、多种文化交融中形成的多元文化精神,这是纽约城市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

众所周知,美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它的移民性,而纽约则是最能体现美国精神的城市。17世纪40年代,当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居民尚不足1000人时,纽约已通行15种语言。最早期的纽约市居民来自德国、瑞士、摩拉维亚、法国、葡萄牙、英国和荷兰。1860年,纽约将近一半的人口是在美国以外地区出生。在这一时期,爱尔兰人是最大的移民族群,其次为德国移民。1880—1919年期间,大约有2300万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其中很多人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至少有1700万移民是从纽约入境美国,其中有相当多的移民就在纽约定居,从而给纽约增添了俄罗斯、波兰、意大利和犹太文化色彩。后来的移民使纽约的民族和种族结构更加多样化。现今的纽约居民祖籍遍及全世界180多个国家。截至2000年的人口普查,近36%的纽约人出生在美国以外,大多数居民是移民或是移民的子女。2000年,纽约市总人口超过800万,其中有近30%属拉美裔,26%以上是非洲裔,接近10%为亚裔。纽约大都会地区的黑人人口中,近三分之一来自加勒比地区。

乔治·J·兰克维奇说,“一为经济中心,一为移民中心;正是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赋予纽约城市文化最基本的底色,形成了纽约城市文化历史的积淀。在此基础上,纽约文化节与政治、经济、地理各方面的因素交

互影响,形成了具有多个特质,多种内涵、多个层面的城市文化系统。”^①同时,也构成了纽约人特别崇尚个人自由与平等的文化精神。纽约的多种族移民特征,使纽约的文化呈现出强烈的多元色彩。来自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都可以将他们各自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在纽约的城市建设、城市景观、城市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自由平等地反映出来,而不会受到法律的限制。

在宗教上,目前纽约的教堂超过3 600座,一半是天主教,23%是新教,26%犹太教,3%为其他宗教;在建筑风格上,纽约不刻意追求单一的文化内涵,而融各民族文化于一炉,形成实用、和谐、统一的物质形态。在广场内残存的殖民地遗址和斯塔腾岛上的偏僻之地,人们仍然能看到荷兰、英国的双门、飞檐的住宅;圣约翰牧师教堂和爱玛女爱尔寺,带有明显的欧洲风格;博物馆的门廓和立柱,却又显示出亚洲帝王宫殿式的雄伟;而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则深深地打上了工业社会的烙印。

在饮食服饰上,意大利的空心面,法国的糖果蜜饯、华人的“杂碎面”及其制作工艺等都在纽约生根;英国的燕尾服、俄国的半胸开式猎装、斯拉夫的围裙、华人的长衫、日本人的和服以及黑人的对襟马甲,在纽约都有市场,同时还创造出成衣工作服、海员服、牛仔服等新的服饰。在家具业上,德国人、苏格兰人带来了高档的具有古希腊、中世纪法国以及洛可可风格的家具技术。

在科学技术方面,德国人传入制糖技术,瑞士人播下钟表技术,德国人、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带来钢琴制作技术;英国移民霍伊发明了霍氏卷筒纸两面印刷机,爱尔兰人发明了带凸轮的马拉街车,并建成世界第一条城市铁路——纽约—哈莱姆铁路;法国移民在纽约发明了织帽机,瑞典移民带来了螺旋桨技术,发明了战舰和大炮;德国移民获得无烟煤生产专利、德国移民带来钢缆索制造技术建起来曼哈顿岛与外界联系的第一座大桥等等。

在报业方面,移民创办了具有多种文化背景的多种报刊杂志,其中主要的有《纽约周报》、《自由问询报》、《纽约先驱晨报》、《纽约世界报》、《犹

① 乔治·J·兰克维奇:《纽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等。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化似乎是杂乱无章地汇集在纽约,但却能在纽约和谐地共生,极好地表现了“纽约特有的多元文化内涵”,构成了纽约独有的多元文化精神。

2. 伦敦的理性精神

伦敦是英国最大的、发展最早的城市。它积聚了英国历史的、现代的一切精华,见证了英国的兴衰沉浮。伦敦以理性与自由为特质的城市精神文化,不但是英国精神文化的缩影,更是带领英国精神文化发展的旗舰。

英国的理性思维诞生于宗教文明。只是在进入近代以来,在实践中已培养出导致民族伟大的许多精神因素——他们从本国的土地,四周的海洋、气候以及自己民族历史变迁中将这些因素提炼出来。艰苦的生活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使英国人养成了勇敢、机智、耐心、目光远大、坚忍不拔、善于自我克制的美德。这种冷静的性格,显示出英国人可以对社会变化持一种理性的态度。

“英国人的理性思想有别于宗教的盲从迷信,也有别于德国人那种过于抽象的形而上的理性主义。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观察与分析,是英国人据以行事的依据,也是这个民族自己极为珍视、几乎带着一种宗教似的虔诚心情来看待的精神财富”^①。也正是靠科学,讲究实效,重视事实,最终使理性思维、理性精神成为全民族的共识。这种理性精神渗透于伦敦城市精神的方方面面。

一是工业时代的工业民族精神。伦敦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为发端,以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枢纽,以19世纪30、40年代机器制造业机械化的实现为基本完成标志的工业革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开启了英国甚至世界范围的工业化时代,并最终形成了英国积极进取、合理谋利、酷爱自由、敢于斗争的工业民族精神。

18世纪下半叶,追求财富的合理谋利精神充斥着伦敦社会。日益形

^① 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04页。

成重商、务实、敢于冒险、富于进取的特质。许多人忙于对财富的追求,对财富的执着使人们投资、生产、技术改造,于是新行业层出不穷,并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其工业民族精神也在其间形成。

二是多元共处中的宽容精神。移民是伦敦城市的一种生活方式,犹太人、爱尔兰人、亚洲人、加勒比海人、东欧人——每一次新移民潮都加强了伦敦作为全球都市的地位。作为全球移民的就业圣地,伦敦是欧洲各国首都中唯一保持人口持续增长的城市。预计到2016年,伦敦还会增加81万人口。在这块土地上,分布着50个不同国籍或种族的群体,从艾柯力语到祖鲁语,他们操着约300种不同的语言,而这些语言都被一种(问题的关键所在)全球性的语言——英语所维系着。

移民城市、人口多元化使伦敦人慢慢养成了一种宽容精神。伦敦人已经学会去接受(或者说欣赏)文化差异。伦敦没有洛杉矶、巴黎或柏林那么紧张的种族问题。城市中心已摆脱了20世纪60年代充斥着犯罪和污秽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高档的城市设施、快速的交通、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娱乐方式,这些都颇受新生代的青睐。

伦敦的宽容精神还体现在其他领域,从艺术到娱乐,无处不在。伦敦同时是艺术中心和娱乐中心,自由的环境、宽容的精神乃至政策,理性的态度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而外来移民又养肥了伦敦这只能下金蛋的鸡,巩固了伦敦作为全球大都市的地位。

当然,在英国伦敦,你时时处处都可以感受到英国文化界弥漫着的浓郁的莎士比亚氛围,莎士比亚已经像养料一样融入了英国文化的血脉,不仅成为英国人的骄傲,也成为了英国文化的象征。在英国,无论是政府、文化界还是民间,莎士比亚都是他们永远的骄傲。

3. 巴黎的创新与批判精神

巴黎人以无与伦比的自信及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精神闻名。巴黎以创新与批判为内核的城市精神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与创新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巴黎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城市。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当属巴黎在传统文化支撑下的创新精神让巴黎在当今世界经济、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特有的品